說郛目錄

弓第一百十八

錄異記 杜光庭

纂異記 李玫

采異記 陳達叟

乘異記 張君房

廣異記 戴君孚

獨異志 李元

甄異記 戴祚

國家圖書館藏清抄本

但異記 前田
祥異記
近異錄 劉質
旌異記 侯君素
冥祥記 王琰
集靈記 顏之推
太清記 王懿之
妖化錄 宣靖
宣驗記 劉義慶

睽車志 郭彖
睽車志 歐陽玄
鬼國記 洪邁
鬼國續記 洪邁
壠上記 蘇頲
物異考 方鳳

錄異記

唐　杜光庭

蘇校書者好酒唱望江南善製毬杖外混於衆內游修眞每有所闕卽以毬杖干於人得所酬之金以易酒一旦於郡中白日昇天約是壬申癸酉年晉州汾西令張文渙長官說此

馬道流名智能常游遯江湖間乾寧丁巳歲至玉梁觀時有大齋智能留上山頂時道衆留之不住至山頂九仙得道處安座儼然而化神色不變手足柔軟

與生無異

李特字玄休廩君之後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皞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皆出皆爭爲長於是務相約以劍刺穴能著者爲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懸焉又以土爲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者爲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　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　變蠱諸神皆從其飛蔽日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即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不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至碭石上望廣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玄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望之如穴狀廩君嘆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階

制承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長五尺方一丈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焉因立祠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并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歛之歲出賨四千萬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

袁起者後漢時湘中人在鄉忽醉三日始醒起吐酒氣聞酒氣自云起與天人共飲後任漢陽令道過星宿有驗自以判陽夜判陰忽乘雲而上天不知所在

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賓國山與虎豹同處騙之如家犬焉鵶數隻集其左右之上鳴戲爲常又有巨蟒出知果吮而遣之蟒蜒而去虎三數頭於庭中凡夜交搏騰踏既甚知果怒持白梃擊之遂散去知果於牀側雜草兔卧草中不驚手移於他所如猶犬耳其狎異類也如此一旦失所之

夔州道士王法玄舌大而長呼文字不甚典切常恨爲恨因發願讀道德經夢老君與翦其舌覺而言詞輕利精誦五千言頗有徵驗

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日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與巨木請謁焉關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

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投與是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邑有[illegible]討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殁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illegible]匠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殂矣其子應召而來視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illegible]二琵琶槽曰然有白鵠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鵠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illegible]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illegible]道其事

宣州節使趙鍠額上亦有肉隱起時人疑其有[illegible]爲淮南攻奪其郡縣鍠爲亂兵所害有卒訪其首[illegible]割頷得珠而去貨與商胡胡云此人珠既死矣不[illegible]復用乃售與塑畫之人爲佛額珠而已

吉州東山有觀焉隔灩江去州六十里咸通中有[illegible]尊師居焉師有道術能飛符救人觀側有三井一井出鹽一井出茶一井出鼓每有所闕師令取之皆[illegible]食之能療衆疾師得道之後取之無復得矣

楊太博資州人也年十六廬父母墓三年有神經[illegible]

墓猛虎馴伏有白兎之異爲相王公上門降教裏
表其門閭
弱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
烟廟數日廟上烟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旦水波
躍有群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
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
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邦回廟所在後數里或
或見二日乃止
成都書臺坊武侯宅南乘烟觀內古井中有魚長一
七寸往往遊於井上水必騰涌相傳井有龍
六時水青城山宗玄觀南二里已來有峭崖面對概
中高五百餘尺其山崖上有授道壇昔翁眞君與新
輦黃帝授道之所下澗底有石龕玄宗皇帝御筆銘
日六時從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時人遊禮烟
焉
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柘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
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
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

異物焉

蜀州晉源縣山亭中有二大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是落星石東邊有生即靈驗西邊者死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

房州上庸界有伏羲女媧廟云是摶土爲人民之所古跡在焉又華陜界黃河中有小洲島古樹數根河水泛漲終不能沒云是女媧墓大曆年中遷目風雨晦冥雷電不已晴霽之後忽失此墓不知所在

宣州當塗縣之東南有橫山焉山下有八墓形甚高大乾符中有盜發之得一穴續絹爲繩凡七十匹繩一人以觀之爲黑蜂所螫蜂既甚多繩者驚懼而去竟無所得相傳云是陶廣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

白沃廟　宋李攻

古老相傳湖初陷白沃史君躍馬疾走不及遂駐馬以鞭指得湖東南一角水至不沒因立廟迨今此鄉獨高又云兄弟三人一在沙腰一在乍浦皆稱白沃廟

氷花

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霜後氷自成花片于瓦上正

如畫家所爲折枝有大花如牡丹花葉者細花如萱草海棠者皆有枝葉無毫髮不具雖巧筆不能爲之以紙摹之無異石刻

德藏寺鐘

德藏寺前鐘乃銅所鑄音極洪響嘗見古老云初鑄鐘時有匠者云此鐘未可便扣俟吾至六十里乃擊之及既去方至新坊十八里寺僧遽扣之匠人聞其聲嘆曰聲止於此今寺中鐘自新坊十八里外不復聞矣怪哉

地裂濤聲

嘉禾志順亭林庵中有忠烈二祠近歲忽地裂數尺常有風濤聲以物應之應手火起至今尚然

蘇小墓

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有片石在道判廳曰蘇小小墓徐凝寒食詩云嘉興郭外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紫藤

于舍伯祖巽舊葬慧山後忽十兆於一村遂遷葬其
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藤此吉徵也遂所
遷之自後其家浸衰

天王

秀州子城有天王樓建炎間金犯顧蘇秀大侵將
毀之有天王現於城上若數間屋大兵卒望之怖懼
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覓今事
之

金蝦蟇

宏泰家富於財有人假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
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償
泰聞之惻然曰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
經月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跳
出也

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
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花甘津如蜜食之即
仙去

水物

李主簿夜泊舟臨舷濯足忽有物在水中掣其足衆力救之李號呼曰痛徹心骨不可忍吾寧死也遂隨入水男日求其屍不獲

辟邪

有趙小子納涼水濱見行賈掬水灌漱俯身潭上一鬼自厓引手至項上三進三止趙叫呼鬼即隨沒賈曰頭髻中有少雄黃辟邪之效也

雷公

蕭州西有雷公廟百姓歲祭雷鼓車人有以黃魚與羔肉同食立遭雷震每大雷人多於野中掘得礬石號雷公墨光瑩如漆

引金

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宋 陳達叟

伏龜山鐵銘

江南保大中秋八月伏龜山圮得一石函長三尺闊八寸中有鐵銘文云梁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于是銘背有引曰寶公嘗爲此偈大書于木版之上以白巾幕之人或欲讀者必施錢方得一讀讀畢覆之當時名臣自陸倕王筠姚察而下皆莫知其旨或問其意答云事在五百年後非今也至卒日乃書其偈

同葬之以志其事葬日莫問江南事江漸自[illegible]
鷄登寶位跨犬出金陵予建司南位安仁來夜燈
隣家道闕隨虎遇明徵其字皆小篆體勢完具無[illegible]
落處當日二徐韓張之徒亦不能解其意至李武
亡好事者稍稍尋見其意蓋應在江浙也後主丁酉
注又以辛酉年即僞位是乘雞登寶位之應至甲戌
年國破是跨犬出金陵之應時曹侯翰按甲於城南
是予建司南位之應潘太師美統兵於城北是安仁
來夜燈之應後二句亦未見其旨至戊寅年淮海王
錢氏舉國之覲方驗其東隣之句俗彥云家道闕者
是無錢也所云隨虎者蓋戊寅年矣又淮海王小字
虎子

江陵鐵銘

高氏專江陵日乾祐中於山庭後鑿一大池爲游
之所掘地丈餘得一大石匣長丈餘闊數寸扃鐍
固堅者不敢啓之具事以獻高氏大神之乃屏去
右唯與親僚屬三五人焚香而啓之匣中惟金簿
一前云北去[illegible]師[illegible]於是祕之至太祖龍飛[illegible]

建隆高氏平國

銘記

廬山康王觀道士李谷神言沈彬郎中袁州宜陽人
即谷神鄉里之隣伍也趨尚高邈嘗謂簪紐爲梏身
具狀卒年自卜葬地子孫不敢違既兆穴開之下至
七尺間得方石數片既啓之下有隧道漸次闊之乃
造成石墓一所其中高九尺前後一丈二尺闊與臺
等靈座前有青石遺花臺三樹上有石青蓮花燈檠
枝皆覆之後列數樹如前者其鐫鑱之工妙絕於
世靈席中又得青石銘記一片朱字篆若方塡云開
成二年間雖開不葬塗漆燭猶未點留待沈彬來乃
就葬之

于己十月之望校明鈔本仿宋寫太平廣記

安第三等眼

宋 張君房

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安第十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發鬼眼固當清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

論雌雄龍

劉洞徹善畫龍一日有夫婦二人造門觀畫因謂劉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哨目深鼻豁髯尖鱗密上狀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浪平目肆鼻直髯圓鱗薄尾狀于腹劉不能平作色問何以名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作雙龍而去

沈彬石墓

郎官沈彬既塟掘地得石墓中有石蓮花燈三碗無他物傍有銘云開成一年開雖開即不埋漆燈猶不熄留待沈彬來因就塟之

化鶴丹

許遨有幻術每爲人燒丹必厚耻其資云市藥造爐使其人自守而候之每燒四十九日將成必有犬逐猫觸其爐破雙鶴飛去屢如此時人呼爲化鶴丹

太歲地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白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河所問太歲何敢受此屈辱不答之太歲曰彼正榮盛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白頭老人

乾元中張守一爲大理少卿平反折獄死因幽冤

甚多後有白頭老人詣前拜謝曰某非生人因公
出死因之父也無以報德倘有急切之求或能效一
俄有詔賜酺城中縱觀之守一見士人家女甚美
之計無從出試呼前鬼問曰能爲我致否鬼曰此
事然不得久纔可七日而已遂營靜處設帷帳女
頃而至驚曰此何處守一見鬼在傍紿云此是某
因與欵昵情愛甚至七日鬼復掩其目送還守一死
魂女家云女郎卒中惡不識人七日而醒

送龜

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
尺持獻彥回父郡宴畢賀云得此龜壽千歲使君謝
已非其人自騎馬送龜却至坑所後彥回父亡彥回
爲房州司士之官屬山水泛溢平地盡沒一家惶懼
俄有大龜引路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池得免
水難其夕彥回夢龜曰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
此報恩

神降詩

有神降於鄭滂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身

中雨濕衣折得蓮花渾忘邦空將荷葉蓋頭歸

野狸奴

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狸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鷹逐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

芝圃

仙都有芝圃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盡思窮

彭樂

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於沙苑與宇文護戰時樂飲酒乘醉深入被刺肝肚俱出肉之不盡截去之復入戰護兵遂敗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

高開道

隋末高開道被箭鏃入骨命一醫工拔之不得開道問之云畏工痛開道斬之更命一醫云我能拔之以一小斧子當刺下瘡際用小棒打入骨二寸以鉗拔之開道飲啗自若賜醫工絹三百匹後爲其將張金樹所殺

杜伏威

隋煬帝無道杜伏威以齊州叛煬帝遣陳稜擊之稜下偏裨射中伏威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乃令拔箭畢然後斬其首入稜軍中稜遂大敗

韓晉公

韓晉公滉鎮浙西威令大行浙右進錢船渡江爲濤所溺篙公募人漉出兩辦不得衆以錢損其數滉自至津部視之乃責江神因得其錢指曰此錢乾非水波得之者問吏吏具實對復以實投詞訴責俄然二緡浮出波上乃取之

于相悰

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丘有一古鏡所常寶者悰布素時曾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其鏡旋亦墜矣

鄒平公

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泊荆楚間嘗半靴輟履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恍乘公乘醉于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罰者皆笑其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雙履躭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騭爲廣州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聞遂至誅滅

陳濟

巴丘人陳濟者作州吏其妻獨在家常有一丈夫儀貌端正着絳碧袍采色炫燿相期于一山淵間往來寢處不覺有人道相感接比隣人覩其甫至輒有亟見

賈弼

賈弼夜夢易其頭翌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障尖面笑

查道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髮紛亂肘後微有紅髮查命水工以筒投於水中勿令傷婦人得之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曾見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海賈每見兩山相對于波間各高數丈已忽不見舟人云此是巨蠏螯也

積雪

有積雪久不消掘地得金羊玉馬高三尺許

化劒

武勝之嘗于江灘見雷公逐一黃蛇或以石投之鏗然有聲雷公飛去乃一銅劒

阿香車

有人途次寄宿道傍草舍惟女子居之夜半門外有不見呼曰阿香官呼爾推雷車女子乃去迨聽其金乃一古塚耳

關各

呼子先

呼子先者漢中關下卜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姬急裝有仙人持二茅狗來至先將一與酒姬但騎之乃龍也

吳猛

吳猛與弟子度石梁見金闕玉房地皆五色文至一老人以玉杯盛甘露漿授猛

安帝

漢安帝時有異物生長樂宮東廡桓樹永巷南獸令歡樹識者以爲芝草也

陳文達

陳文達持誦金剛經有人入冥見案奎云各歲若壹待文達也

月鹽

昆吾陸鹽週十里月滿如積雪月虧如霜月晦則

寶母

魏生嘗得一美石後有胡人見之云此寶母每月望設壇海邊石上可以集珠寶

種玉

陽雍伯嘗設義漿以給行旅一日有人飲訖懷中取石子一升與之曰種此可生美玉并得好婦

帶鈎

長安民有鳩飛入懷中化爲金帶鈎子孫遂富數世不絕

呼風

趙炳從舟人乞渡不獲乃坐水中長嘯呼風而濟

五色霧

吉祥之地雲起五色著草木乃成霧

寶爵

天帝流花寶爵致於日中則光氣連天

天使

李揆未相之前忽見一大蝦蟇占之曰蝦蟇天使吉兆也未幾果拜小鳳

降光

仲尼春秋成紫微降光

近異錄

宋　劉質

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三更後月初出時暗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皆見其團圓如望夕太史奏是爲上瑞其地當十歲大稔其冬不雪明春無雨民極以爲憂下詔惻怛懇祈中夏雨足繼此必有望也

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長安適史氏以暑月不寢啓戶納涼見月滿中庭如晝方歎曰大好月色俄庭下漸暗月痕稍稍縮小斯須光滅仰視星斗燦然

而是夕乃晦日竟不曉爲何物光也

黄宋永滚莆田人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於廳正晝雲雨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乎出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玩未已黄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開霽宣和間黄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止鄂州通判斧至今存

鄱陽南鄉民妻淳熙十年生男子從頂至足背與人無異而兩肘各有三臂軒軒可畏毋惡其怪即浙其水盆中俄翻身起坐又揚入水加一木橈厭之復推橈而起祖母在旁惻然曰此恐是神鄙中來且試養育看長大後如何遂沐浴施施襁褓日以益壯及入九歲時放牛于野他家童稚或與爭忿則六臂奮拳奮擊莫能抗敵

歷異記

宋　侯君素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爲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到任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柱屋武人膽勇不懼取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日射得好連二十發矢集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母從房出畏或傷害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爲助了無一應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皆適所射者老幼二十

口唯子母兩人存驚痛幾絕廳吏走報府府帥遣僕
屬來視咸怪愕無策但爲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
偶啓便室取物見一家聚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
扣其始末昧無知覺于是揭棺各貯箕箒楊杓之類
耳悉徙他所而空厥居

晏元獻家老乳媪燕婆在晏氏數十年一家頗加慢
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衰老須
人扶持苦乏人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又夢曰受
賜多矣奈軟弱不中用何其家嘆異命匠爲厚紙格

二美婢他日又夢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
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婦復夢曰向所得婢今又
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
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有是曰今亦來矣曰然
則當爲辯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媪姪也
素不檢媪死不復往來莫知其子亡遣人訪之果死
矣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蓋前後五夢得二
老婢而去

臨川王行之爲廣州龍泉尉表弟季生郡人也來訪

之泊船月明中夜半有鬼長二尺旋身朱髮條然而入漸逼卧席冉冉騰其身行于腹上季生素有膽氣引手執之喚僕共擊叫呼之聲甚異頃刻死而形不滅明旦剖其腸胃以鹽腊之藏篋中或與談及神怪事則出示之

崔公度字伯陽自少施食常以尊勝黃幡徧揷食上率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于親故家中夕方歸道沿蔡河馬觸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之夢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幕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衆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揷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紹興元年三月鎮江西津發渡船已載四十四人太半是茅山道人赴鶴會而回者此外一丈夫携小兒年十二三歲不肯登舟强挽使上亦不聽父怒拏其

首兒不得已乃云待我說忽隨聲仆地手足厥冷父
窘急扶掖叫呼衆不肯俟遂離岸未到金山大風作
平沉洪波并篙工凡四十六人皆死兒奮身起者數
覺父喜始問其故曰恰見一船人盡是鬼形狀可怖
所以不敢往方欲說時一鬼掩我口便昏昏如夢元
無他也

會稽張國歡在郡庠有同席某士好浪遊率以夜分
踰垣出五更復入以爲常一夕明當釋奠將子夜即
歸中途聞撾呵聲退避簷廡見四人衣紫袍彩冠
幞頭秉紅紗燭籠夾列一婦人着朱衣無首乘馬而
來生驚甚望其去蓋同途也隨至學前落斜數十步
馳入荒園秉燭者立四旁乘人馬居中央作舞挽勢
良久而滅歸以語同舍生皆莫之信明日訪諸園有
一大井問園夫此井有何異曰數日前外聞民女嫁
人歸毋家至井上浣衣忽悶絕不省昇歸壻家喚巫
者治之曰犯井中伏尸女傷鬼其法用紙畫紫衣四
人持燭籠剪乾紅紙作背子一領具酒飯燒祭之聞
昨夕事畢三更後女病良愈問女家所居云蕙蘭橋

正生所行路也

徐州人賈公邁靖康中買一妾滑人也未幾虜犯河北妾父母隔絶不相聞憂思之至殆廢寢食忽僵仆于地若爲物所憑附乃言曰吾女之父也遭兵亂舉家戕于賊旅魂無依欲就女丐食而神不容入賈氏之門嚴餘矣土地見憐今始得入賈曰汝不幸死夫復何言吾令汝女作佛事且具食祭汝汝憑去許諾妾即蘇實如所言陰與之戒内外勿語妾知之又再歲其父乃自鄉里來初未嘗亦患蓋鬼竊食云爾

明州兵士沈富父溺錢塘江死時富方五六歲其母保養之被祟致疾叩諸巫皆云其父爲厲母瀝酒禱之曰爾死唯一子吾恃以爲生何故數數禍之若有所須當以夢告我是夕見夢曰我今爲江神所錄爲潮部鬼每日職推潮勞苦備至須草屨并杉板片悉宜夕焚以濟用年滿當求代始脫去矣母如其言焚二物與之富病遂愈

慶元元年五月湖州南門外一婦人顏色潔白着皂弓鞋踽踽獨行呼賃小船欲從何山路往易村既登

舟未幾即偃卧自取蓆席以蔽舟纔一葉展轉聲欬必相聞寂然無聲舟人訝焉舉席視之乃見小烏蛇可長尺許凡數千條蟠繞成聚驚怛流汗復以席覆之凡行六十里始抵岸乃扣舷警之奮而起儼然人矣與初下船不小異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値舟人不敢受婦問其故曰我適見汝若此何敢受笑曰切莫說與人我從城里來此行蛇瘟一箇月後却歸矣徐行入竹林數步而没彼村居人七百家是夏死者太半初湖常秀三州自春初夏疫癘大作湖州尤甚獨五月稍寧六月復然當是蛇婦再還也

童貫將敗之一年庖人方治膳忽鼎釜磔磔有聲頃之所烹肉悉化爲蝴蝶殆且萬數飛舞自如直至堂中貫心怪之命僮僕執撲皆莫能得俄兩犬着婦人衣持梃人立而語曰此易撲耳各捫梃縱擊蝶紛紛墮地盡成鮮血犬亦不見已而貫伏誅

[illegible]

[illegible]

中貫心腦之命[illegible]入

之[illegible]

童貫[illegible]之一平[illegible]入[illegible]

正月[illegible]六日[illegible]

冥祥記

晉 王琰

劉度

劉度平原聊城人也鄉里千餘家並奉大法造立形像供養僧尼值虜主木末時此縣常有逋逃末大路欲盡滅一城衆皆兇懼分必殄盡度乃潔誠率衆歸命觀世音頃之未見物從空下繞其屋柱驚視乃觀世音經未大歡喜因省刑戮於是此城即得免害

釋法智

沙門釋法智爲白衣時嘗獨行至大澤中忽遇狂火
四方俱起走路已絕便至心禮誦觀世音俄而火過
一澤之中無有遺草者惟法智所容身處不燒始乃
歸奉火法後爲姚興將從征索虜軍退失馬落在圍
裏乃隱溝邊叢棗中得藏頭復念觀世音心甚勤至
虜溝人遙與後軍指令殺之而軍過搜竟覆無見者
遂得免後遁出家

智通

尼宋智通年少信師不事師死罷道嫁魏郡梁甫生
一男家貧無以爲衣有法華等經悉練之以衣其見
鉞得病徧體壞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出數升餘
晝夜號叫聞空中語云壞經爲衣得此報旬餘而死

明相寺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焉甄罹之後
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彩已盡於是身
身生癬癢不可忍必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
骨而死焉

薛孤訓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薛孤訓者爲行軍倉曹及屠龜茲後乃於精舍剝佛面金旬日之間眉毛盡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以所得金皆爲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沙門法稱

宋沙門法稱臨終曰有松山人告我江東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餅金爲信宋祖聞之命使尋松山七日七夜行道夢有一長鬚翁指示處分明憶所在掘而得之

費崇先

費崇先少信佛法常以鵝毛香爐置膝前

費崇光心齋刻本常以問學香豔道坊前

費崇光

集靈記

王諝

諝名

王諝瑯琊人也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于衣食歲暮諝見形謂婦曰卿困乏衣食妻因以之酒別而去諝曰我若得財物當以相寄後月小女探得金指環一雙

尼棺閣

開元九年江寧縣尼棺寺閣西南久傾因風自正吳

順義中改寺爲昇元寺閣爲昇元閣

張仲舒

張仲舒在廣天雨降羅晨甚多

湖神

宮亭湖神能分風擘流亨毘詩云分風爲二擘流成兩

仙父

有僧在蒙山頂見一老父云仙家有雷鳴茶井候雷發聲井中採擷一兩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換骨四兩爲造仙矣

蚩尤塚

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闞城中人常以十月祭之有氣如匹絳自上屬下號曰蚩尤旗

太清記

翔鶴

晉 王韶之

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岩常有雙鶴素羽翼然日夕偶影翔集

髮如鴨

太玄女行玉子之術鬢髮如鴨

扳宅

許眞君扳宅上升帷車轂錦帳墮故宅

玉樓

王母所居玉樓十二瑤池翠水非飈車羽輪不可到也

洗頭盆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擁琴朝謁

嶢丘君秦山下道士曾謂漢武帝東巡擁琴朝謁後仙去

碧虛監

董奉上升號碧虛監

艷質

劉孝儀諸妹文彩豐質甚林神人也

採菊

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之令人不老

香爐峰

廬峰孤峭特起氣鬱其上氤氳若香爐

華嶽夫人

華嶽三夫人媚李湜云笑開星眼花媚玉顏

玉英粉

有道士持湯餅詣人曰此乃玉英粉食之七日蛻形化

輸瀛州

橋中叟相謂曰彼輸我瀛洲玉屋九間

河漢

翰曰牽牛郎何在女曰河漢沮洳不復相聞

養魂

宋　宣靖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始作金色又變異色而退諸餘皆生黃花大如林檎蕚結子淡黃色食之微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蔕酸不堪食

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啓籠觀之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

一夫黃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砍剗復生蓋妖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異花文木皆爲薪蓋妖變先有兆焉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見有北虜犬羊之禍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燦金碧之輝巍殿傑閣瑤室修廊爲諸宮之冠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雖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漢亘水又摧傾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朵也南方火乃火惠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鬼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圍城時有一黃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籙宮徐知宮黃衣人不知所在其書上標云書上寶籙宮徐知宮下云都領袖坎部郎中行此鄉採事鬼仲徹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

鬬之事其末有一頃不曉今記于後云東中西裏六
花四失能以千尺絲繫之必可達而補三推而補三
極也北濱閩南海與能康濟天下者眞人出焉太華
雖崩衡岷特起龍魚蕪鳳在人可記凡六十字其書
徐知宮徒弟荆人安收之余曾見之非世物也近不
知存否

丁巳九月抄校明鈔本訖刊本并標題亦誤可笑也 沅炑

宣驗記

鬬名

丁零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銅立像一軀賊丁零者志性兇
悖無有信心乃彎弓射像箭中像面血下交流雖加
瑩飾血痕猶在又選五百力士令挽什地消鑄爲鍾
擬克器用乃口發大聲嚮烈雷震力士亡魂喪膽人
皆仆地迷悶宛轉怖不能起由是賊侶悉惶歸信者
衆丁零後時著疾被誅乃死

王遵

唐王遵者河内人也兄弟三人並時疾甚宅有鵲巢旦夕翔鳴忿其喧噪兄弟共惡之及病差因張鵲斷舌而放之既而兄弟皆患口齒之疾家漸貧以至行乞

逐賊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資産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麓出同時嗤螫群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郭象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冢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鑄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埏爲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大人則幞頭婦人則段紃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仕平江許浦監酒其子堯舉字唐卿男

就嘉禾流寓赴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太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爲棘闈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顯通唐卿私課既得出院意甚歡此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一人馳至報牘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牘適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協而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告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於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雨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皆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名遇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愬空有遊魂徧九州丞相秦公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媼老而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作炊未熟而其子呼之他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育無所覩飲食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

中潔者食姑次以饋夫其視器旁惡者乃以自食衆
久天忽晝瞑覿其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
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壞衣間得小布囊貯米
三四升邊足供夕餔明旦視囊中米復如故寶之至
今予始聞此事竊謂晝瞑得米或孝感所致如郭巨
得金之類至謂囊米旦旦常盈則頗近迂誕然范德
老爲人誠慤恐必不妄傳而村婦一節如此亦可尚
也故錄以爲人之勸云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
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逈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津洋衛門
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
著于堂家人竊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
皆具容服甚靚麗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
玉眞好娘子也偶至此非爲禍祟苟能事我亦甚善
其家乃就壁爲小龕至於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
能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
繹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閩張義張萬全葉百小凶燔
頗盛提形李稷臣諭降之二張之於稷臣且言葉無
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
鐵索鎖縛于柱燒炭圍繞臨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
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指
燋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三年
之後稷臣偏體生瘡疱狀如大灼痛不可忍竟卒宋
左藏晛常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牆角有古塚四
治池發之得一名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疊石爲藏
中有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鑿石爲郭婢抱哺嬰
兒不知其何所爲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
外歸弟婦其以爲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
批其頰汲正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
更其衣冠以自別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　孩兒年各六七
歲童首而長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三
見生而倩麗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即時

醜亂華蓋人妖也

逆亮末年自製炎轉頭極長銳云便於取鞚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人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鞘其後愈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于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臨駱徑歸盡則更出且携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櫻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紬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巷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空闕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咲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屢道邊一家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分不寐覺雨止月明遠照穴中歷歷可見毳毳甚光潔北壁

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望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毋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悪也劉眞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振鷄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動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

聚車志

宋 歐陽玄

無處非鬼

天下無處非鬼充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玉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爲之鬼不敢入葢鬼陰物喜黑而長白耳

以鬼爲飯

江南有人長七丈名黃父以鬼爲飯以霧露爲漿

賣鬼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答云唯一喜人唾定伯便擔鬼著頭上急持行徑至市中下地化爲一羊唾之恐其變化賣之得錢千五百

却鬼九

梁武帝正月賜羣臣却鬼九

天下鬼血

瑪瑙鬼血所化

部鬼

部鬼將軍十廣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其形

人

四方馬鬼

馬鬼名賜

人鬼各半

有女巫識鬼形狀蔡知微問之云今道途人鬼相雜人自不辨

衣服鬼

衣服鬼名甚遠又世說曰人見死者著生時衣服則衣服亦復有鬼耶

才鬼

陶貞白曰寧爲才鬼無爲頑仙

下鬼

紫元夫人受寶書于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爲下鬼

諸河源

食魅

狒胃食虎雄伯食魅

倀鬼

虎所至倀鬼爲之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之類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顧虎虎乃可擒

鬼仙

鬼仙出太眞科經

司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名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齧蠹魚不生

鬼陣

昔人謂碁爲鬼陣

鬼宿

佛教止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吳氏嘗謂佛乃一靈鬼耳

俗鬼

續表占卜甚多鼠米卜箸卜牛卜骨卜田螺卜雞卵卜筮竹卜俗鬼故也

瘧鬼

杜子美詩三年奄病瘧一鬼不鏘亡

破面鬼

齊東昏即位多行殺戮沈昭畧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以甌投孝嗣面曰汝便作破面鬼

羅鬼

鬼方俗爲羅鬼爲鬼所笑

劉伯寵貧窶尤甚常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大笑伯寵曰貧窮固有命乃爲鬼所笑

領萬鬼

神荼鬱壘領萬鬼

鬼乞婿

劉積中一夕見女鬼長纔三尺自燈影中出向劉乞婿一夕又向劉煩主人作鋪公鋪母

鬼錄

古詩奄忽就鬼錄

省中多鬼

晉以來尚書省多有鬼恠每夜或見人着衣冠從中出見者多死宋徐孝先居之鬼物遂息

人鬼相觸

梁傳昭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所昏旦聞人鬼相觸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傳公善人不可侵犯自是郡遂無患

井鬼

井鬼名瓊

鬼詩題驛

劉元方嘗衍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爲灰不堪著

畫車辟鬼

漢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

變鬼法

俗有人能爲變鬼法

鬼衣

鬼衣無縫

鬼虎

一婢方臥有婦人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腹痛開戶如廁忽爲虎所搏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者也

忠鬼

後周李遠曰大丈夫寧爲忠鬼

祀猫鬼

隋獨孤陀好左道祀猫鬼每殺人所死家財移于祀

猫鬼家

黎丘鬼

梁北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鬼喜効人子姪之狀扶而迫苦之歸而誚其子始知奇鬼也明旦復往其眞子往迎之丈人望其眞子拔劍而刺之

沉鬼

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

鬼還

富某死踰年既葬其子以清明上冢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吾今隨汝歸矣子到家聞聲已在堂中呼妻女出慰問欵密宛如生時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

敬鬼

東甌敬鬼壽百六十歲

鬼持矛

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矛一持矛一持弓俯頭在壁內壁外

小鬼

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見封禪書

鬼忌

雷煥謂華曰門魅鬼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鬼偷

丹陽張承先有一鬼爲張偷得一箭云愼勿至新宮射此三井陶家物也

鬼主

南蠻傳俗尚巫鬼大部落有大鬼主百家則置小鬼主一姓

青鬼

劉禹錫南中詩曰淫祀多青鬼

鬼魅取伏虎

吳時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乃延道士逐之酒飯既設道士便擊鼓召諸神魅乃取伏虎于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

虎也

陰摩羅鬼

崔嗣復預貢入都一夕宿僧寺忽有聲叱之者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烱烱如燈鼓翅大呼甚厲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柩堂上恐是耳嗣復後爲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

鬼時

人以子時祀鬼言子者鬼也

海潮鬼

一人夢亡者曰今在海潮鬼部中極苦每日潮上皆我輩推擁而來

鬼事

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

鬼媒人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

鬼不傷人

有道之日鬼不傷人

烏鬼

杜詩家家養烏鬼說者不一以爲烏蠻鬼者是也蕭

鷓鴣者非

鬼矢

鬼矢生陰濕地淺黃白色或時見之主瘧

鬼書

鬼書有業繁刁斗出於古器

判冥鬼

張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人

鬼宮

鬼詩曰流水涓涓片芽牙織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登對棠梨花

鬼携扇去

范魯公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恠陋前揖因携公扇去公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木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

鬼治家

有民家主死不離其家有所爲鬼語於空中謹從之每有利益

鬼豕

齊人歸罪取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

鬼至

鄭人殺伯有每相驚言其鬼至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牛鬼

李賀序曰牛鬼蛇神

無鬼

阮瞻素執無鬼論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聖賢所共傳君何得言無耶僕便是鬼須臾消滅

鬼談易

陸雲夜行迷路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易音致深遠向

尋昨宿處乃王弼冢

鬼之董狐

于寶爲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新鬼

杜詩新鬼煩寃舊鬼哭

鬼眼

晉王範行荒澤中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

鬼雄

屈原國殤云魂魄兮爲鬼雄

鬼手入牕

馬公亮少時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牕前伸入公以筆濡雄黃水大書花字牕外疾呼手不能縮

原鬼

韓愈作原鬼

書鬼

虞世南書冠當時人謂其有羲之鬼李賀詩曰願持

漢戟招書鬼

山鬼

楚辭山鬼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

不信鬼

阮宣子不信鬼

鬼影

晉陳超誤勸殺人後鬼常爲祟乃逃于長干寺易姓名避之一日臨水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

鬼才

世目長吉爲鬼才

燈下鬼現

嵇中散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尺餘單衣革帶嵇視之既熟吹其燈滅曰子恥與鬼魅爭光

鬼蜮

史曰此如鬼蜮百方害人

點鬼簿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屬時人號點鬼簿

鬼火

鮑照曰昨行春竹叢中鬼火狐鳴殊爲哀切

女鬼

王彥伯善鼓琴燭下見一女子披幃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雅彥伯曰所未會聞女曰此向所謂楚明光者也

鬼唱

李賀詩曰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

釣鬼

李子昊春日以游絲釣鬼

紙上鬼

李恒家事巫祝陳增妻召恒恒索于水盆中沉白紙使增妻視之正見紙上一婦人被二鬼驅拽增妻皇懼告增增明召恒還以水盆沉之恒觀之正見紙上有十鬼驅拽題名云此李恒也恒慚走蓋以白礬畫紙上沉水中與水同色

鬼啼

杜詩山鬼啼春竹

鬼借筆

王紹夜讀書忽窗外有言借筆者紹與之於窗上一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歸家歸不得春風陽斷石頭城

俠鬼

賀詩曰此中多俠鬼

鬼詠

甘露中有人夜泊巴州忽聞有人朗詠曉訪之更無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

鬼續句

鄭郊過一塚上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illegible]暴久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illegible]不知曉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鬼聽法

生公說法時有鬼來聽生公識之喝曰何不爲人去鬼以詩對曰做鬼今經五百秋也無煩惱也無愁生公勸我爲人去只恐爲人不到頭

鬼生子

胡馥之婦孕忽無經後見就依如平生時當爲君生

一男頭如嘗脂而就之十月始頻果生十男男名產

絕鬼食

宗岱著無鬼論無能屈者一鬼化書生振衣起曰產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

祭鬼

若於墓祭祀都無益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呼兒名字必得饗也

治中鬼惡

夏侯弘捉得一小鬼問所持何物曰殺人以此矛若中心腹者無不輒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烏雞薄之即差

古鬼

杜牧詩古鬼哭幽塚

鬼貪食

一人見尸邊有老鬼伸手乞肉因捉其臂鬼不復去但聞戶外有諸鬼共呼云老奴貪食至此甚快

鬼舉錢

太山府君家撤帳錢大如盞四十見不能舉一卷

鬼子

盧充與崔少府女幽婚後生子抱以還充故離世事

詈盧曰鬼子敢爾

與鬼語

漢時王忳字少林爲郿令一夕有女子稱欲訴寃無

衣自蓋忳以衣與之訴爲縣門下游徼所害忳曰當

爲汝報之鬼捉衣而去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乘蹇

走馬與鬼語

鬼手

世說曰冷如鬼手馨

鬼中毒

有鬼偷食人以毒藥中之須臾聞在屋頭吐

剩鬼

賣人章某死有人遇于路問之曰吾以小罪未免今

配爲揚州掠剩鬼

鬼氣

楊仲弘以下詩文多殺機鬼氣

鬼兵

姚萇既殺永固一夕寢疾見永固云將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後帳宮人逆來刺鬼誤中萇陰是卽相謂曰正著死所

一憑鬼

史曰愚鬼弄爾公

鬼囊

一人於鬼手中奪得韋囊鬼笑曰此蓄氣袋耳其囊可盛數斗絳色如繡緣携于日中無影

鬼葬

展州西四十里有鬼葬山

難見如鬼

蘇秦曰楚謁者難見如鬼

友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頓忽見生時友人死及二十年腦健相問訊曰卿那爾友鬼曰此易耳但作怪怖人當與卿食

有人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城郭游師曰此卽鬼國也

役鬼

左慈明六甲能役鬼坐致行廚

治鬼

管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眉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

鬼膽

韓愈詩險語破鬼膽

笛部鬼

有人夜行一彩禽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女樂笛部頭云已遣錦羽兒相迎

鬼所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聞人謂破竹聲爲金姑聲

徵鬼

晉士伯薛徵于人來徵於鬼

厲鬼

張廵曰死當爲厲鬼以殺賊

鬼妻

粤西夫死謂之鬼妻人無娶者

足中有鬼

梅待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畫鬼

丹青志曰畫鬼易畫人難

奇鬼

記曰如奇鬼森然影攫人

寃鬼

有巫送鬼自持呪前行令一童擔羮飯既行童覺擔漸重至不能任巫曰此寃鬼難送也

漢江鬼

伶人刁俊朝妻項瘿如鼓斛之囊瘿裂二猱跳出曰吾老猴精解風雨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

兎鬼

楊遇好畋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所有
是者三即投尋求之得兎骨一具乃兎之鬼也

不怖鬼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見一
物良正打之三日逃於河

產鬼

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不能執而殺之則飛去夜復
歸就乳多瘁其母

小人以鬼

又曰敬之敝小人以鬼

空林鬼

嘯音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之
類

鬼哭

倉頡作字鬼夜哭

傖鬼

王丞相答陸晟云非食酪亦過通夜委頓民雖異人
幾爲傖鬼

鬼作

元部家有二玉鉢相繼可轉而不可出焉繼者亡玉繼之昔西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

䫉鬼

邢和璞能算人壽夭使算張果老莫知其甲子師夜光能䫉鬼令䫉果終莫能見

鬼蛺蝶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鍼鬼

徐秋夫善治病一鬼自稱患腰痛死今在浙北雖鬼苦亦如生求夫鍼治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鍼之訖棄流水中可也

羅禍鬼

庾道開謂蕉葉爲鬼羅禍

鬼樹

一人出買油酥遇不相識男子强討不與便毆明日復遇語旁見大皂笑樹矣乃一癩蝦蟆歐其面唇悉具日中猶含酥氣

鬼雞

南城尉耿君妻孕臨蓐痛不可忍延僧禳孔雀咒咒符下鬼雞遍體皆毛

叢祠鬼

大江以南地多山而俗禨鬼甚惟巽多依岩石樹木爲叢祠村村有鬼曰木究曰木下三郎一是者曰獨廊五通

鬼漸輕

華江民夜宿田滕二女子就寢昵體冷如冰知其漸輕到家舉火視之一血痕杉板而已

鬼太保

侯都事妾懷姙未及產而死後改葬見白骨已仆一嬰兒坐于足上食餅侯衆大駭抱出鞠養之及長產事宮禁識者目爲鬼太保

鬼官

鬼官七十五職凡一百一十九人

使鬼

葛森先初在長山乘虎使鬼無處不至

鬼國記

宋 洪邁

建康巨商楊二郎本以牙儈起家數販南海往來十有餘年累貲千萬淳熙中遇盜於鯨波中一行盡遭害楊偶先墜水得免逢一木抱之沉浮自分必死經兩日漂至一島捨而登岸信脚行俄入一洞其中男女雜沓爭來聚觀大抵多裸形而聲音可辯認一長人若最尊者稱爲鬼國母侍衛頗衆駭曰此間似有生人氣遣小鬟出探則見楊遽走報母令引當前問

之曰汝願住此否楊自念無計可脫姑委命逃生應
曰願住母即分付鬟爲治一室而使爲夫婦約僅二
年久飲食起居與世間無異嘗有駛卒持書至曰無
仙邀迎國母請赴瓊室即命而出自此旬日或一月
必往其衆悉從楊獨處洞中他日言於母乞侍行母
曰汝是凡人欲去不得如是者累累致懇忽許之飄
然履虛如躡烟雲至一館宇優樂盤餙極爲豐潔主
者占位而坐鬼母導楊伏於卓幃戒以屏息勿動移
時宴罷乃焚燒楮鏹漸次聞人哭聲審聽之蓋其妻
子與姻戚也楊從卓下出喚家人名皆以爲鬼物交
口唾罵唯妻泣曰汝沒於大海杳無消息當時發喪
行服招魂卜葬今夕除靈故設水陸做道場追薦何
得在此莫是別有强魂附託邪楊曰我眞是人元不
曾死具道所値遇曲折方信爲然鬼母在外招喚繼
以怒罵然不能相近少頃寂然楊氏呼醫用藥調補
幾歲顏狀始復

鬼國續記

宋　洪邁

福州福清海商楊氏父子二人同溺於大洋共附一木遂漂墜鬼國中烟火聚落悉如人世但其人形羸枯悴生理窮窶每相報云去某州某縣赴法會則各有喜色往往盡室以行大率醉歸挾餘饌分餉三楊頗以充饑或數日不值楊腹竟夕居數年不堪鬼氣盡衰父兄皆死唯幼子存一日見飛符使者徙天而下訪問此子衆鬼謀曰使去則不可若不去又已有

他姓名將奈之何或曰令隨隊而行亦可戒楊嚴曰
勿開既登塗耳畔聞風雨波濤之聲甚厲良久脚履
平地見僧振鈴咒食衆合掌盡入引楊生蔽身大樹
之上時持食物出餽忽鈴羣誦大悲咒楊少年時能
之自墮異域已廢亡一聽其聲便能憶亦隨口持誦
鬼不復相親會散掃跡楊彷徨到曉往來見者指爲
猿猱乃下樹與人說本末始認得夜來法席正其家
也楊氏一門且疑且畏妻亦不敢深相認識經日驗
其無他方悲泣有問積久漸復人色

鬼方爲南僚而此若實有其地恐亦齊諧志怪家
寓託耶

玉嘴壺　唐　蘇頲

廣川王發魏襄王塚得玉嘴壺一枚

聞角聲

鄱方回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夫古墳後壞一冢搆制甚偉器物庶盛塚發聞鼓角聲

象牙火籠

漢故事樺宮中有象牙火籠

惟有劍

王子喬墓　京陵戰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覩無所見惟有一劍在穴中欲進取之徑飛上天

紺單衣

舜葬零陵葬時身以紺單衣

墓下彈烏

前輩人忌日不飲酒作樂王世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音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下彈烏重胤葬先世掘得石牌有云牛頭岡前紅蕭壁下葬用丙日手板相亞重胤依而用之

葬得石牌

方玉石

周末有發冢得方玉石上刻文八十字當時莫識蓋藏書府至秦時李斯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漢時叔孫通識二字

石室銘

漢夏侯嬰以功封滕王及死將葬未及墓而車馬來

地不前使人掘之得一石室室中有銘曰佳城鬱
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改卜焉

古塚銘

熊博者本建安津吏岸崩得一古塚藤蔓纏其棺旁
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被夜闌五百
年後遇熊博

湯家志

後魏天賜中酒東人張恩盜發湯家得志云我死後
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物異考

吳 方鳳

語曰[illegible]
經之[illegible]
宝之[illegible]
凡異之甚者輒記之[illegible]
玉衆也凡七條

水異

魯襄公時穀洛二水鬬將殷王室後數年有如日者

五出於水秦武王時渭水赤三日昭王時又赤三日秦遂亡漢安帝時水赤如血鄧后專政苻堅遣見地色如水謂之地鏡堅遂死紹興中田水如爲物所吸聚而直行平地數尺程氏井水溢亦高數尺矯如長虹聲如雷二水相鬬十刻各退歸舊處乃解

火異

惠帝元康中武庫火燒異寶若王莽頭孔子履漢高斬白蛇劍及兵器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順中相國寺災見赤物飛入門頃之北飛佛閣亦災睿武帝永明中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有沙門從北齎火至長安市中火石小能療疾咸呼爲聖火病者取以祭至七件如意

青異

哲宗政和中宮中青作狀先若屋倒聲其形丈餘彷彿如龍金眼行動硜硜有聲黑氣蒙之腥血四洒兵刃不能施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其出無時宣和中洛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色正青方夜即出掠小兒傷食之後晝亦出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三年乃滅

哀帝建平中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寸大者如錢後帝建和中北地雨肉似羊肋大如手魏公孫淵時襄平生肉長圍各丈許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能動搖吳將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猪肉喜引弓射之而中咋咋作聲繞屋三日晉武帝太康中河陰下赤雪三坳劉聰建興中雨血深五寸赤氣至天中有赤龍奮飛流星入紫微龍形有光落于平陽祠之則肉甚臭肉傍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信劉氏產一豚二獸各害人而走壽之不得頃之還於陽肉傍天寶中楊慎矜父墓草木皆流血壤之慎矜裸而桎梏於墓側血亦不止李林甫家東北隅每夜火光先起衆小兒持火出入爲戲建炎中新城縣夜風雪若數千人行聲歌笑雜擾昏黑莫辨竈之餘承見明旦雪中有人獸跡流血十餘里

木異

哀帝建平中汝南屋住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人狀頭

日鬚髮皆備劉曜時有大樹風吹折一宿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三寸皆黃白色二手皆歛若欲揖者亦有二足着裙之態惟無目每夜有聲

金石異

元帝永昌中甘卓將襲王敦還家議事金石多變怪卓心疑索鏡照之不見其頭是日卓爲敦所襲後唐漢掘古劒有文曰巳與水同宮王將耳目易首山岫護重重蓋唐太宗巳亥生水同一句爲聖君出三字成帝鴻嘉中大石如百里外野雞皆應而鳴俗呼爲石鼓石鼓鳴兵魏明帝青龍中水湧寶石負圖象如靈龜有石馬七隨之上有列宿鳥獸之形唐垂拱中武威郡石化爲麵貧人取以給食熙寧中益陽縣雷震山石盡裂出米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頃之米盡如炭

人異

春秋文公時長狄兄弟三人被殺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高於軾秦始皇時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只皆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漢景時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魏襄王時有女子化爲丈夫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平帝元始中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胸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靈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爲黿入于深淵時出水上一簪猶在首元康中梁國女子嫁夫夫戍長安不歸父母更以女適人女固不從強而配之尋病亡其夫戍還逕至女墓開棺號呼女遂活後夫爭之不得復歸前夫惠帝時京洛有人

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性尤淫元帝大興中有女子陰在腹又有女子陰在頭俱好淫安帝義熙中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髯然三日而死儀鳳中衛士胡丁年其妻吳氏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其餘體各異乃析之則皆死後又產二男亦相連平四歲獻于朝淳熙中崑山縣石工抹巧石石隙厭之又三年六月他石工聞石呼聲報其家鑿石崑之見其妻喜曰久聞牢風我肌如裂俄頃聲微禁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長慶中吐蕃隴上出異獸如狼而腰尾皆長色青並猛見蕃人即捕而食之遇漢人則不食漢文時吳有馬生角右角三寸左角二寸靈帝和光中長史馮翊馬生人患帝大安中張聘所乘母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聘懼而還牛又曰歸何早也後又人立而行後周建德中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與黑鬬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亦俱入于河成帝咸和中豕生兩子皆人而如　人狀其身則豕隋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法於場圃之上夜大豕與小豕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又有人家寄宿聞其家二豕對語其一曰歲將盡阿爺將我殺何處避之其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明日客告主人如其言覓之得二豕開皇中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犬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養之數旬失去成帝和平中長安石長劉音二人同居有人在室中作聲持杖擊之為狗走出忽數人持兵至良家良等格殺皆狗也吳諸葛恪

將朝犬啣衣止之如此者再乃令人逐犬遂升車入
朝是日被害後主時凡內犬皆有官稱甚至開府儀
同雌犬有夫人郡君之號天寶中李林甫將朝取書
囊視之有物如鼠躍于地即變爲狗雄目張牙欲噬
林甫即射殺之惠帝永康中趙王倫既篡得異馬異
能名有小兒見之曰服角馬醫倫將小兒入宮閉之
深戶明日視之皆不見安帝雍熙中朱倚家婢欲食
群烏來啄不能逐有獵犬咋殺二烏群烏因共啄犬
殺之盡噉其肉魏齊王正始中王周南爲邑長有鼠
訟曰王周南某日死王不應後又訟曰王周南某
日中死王又不應至日中鼠頓盛而死慶元中鄱陽
民家一猫帶數十鼠行止食息皆同如母子相雨民
惡猫殺之鼠嗜其血